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 中国诗歌研究

## 动态

第八辑

• 新诗卷 •

學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八辑 新诗卷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8辑·新诗卷 / 赵敏俐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077-3662-5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2526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 010-67674055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710×1020 1/16 开本

**印 张:** 25.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 编 委 会

主 编：赵敏俐

执行主编：孙晓娅 张桃洲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 目录

## [ 青年学者沙龙 ]

### 当代诗的概念：范围、内涵与阐释

——从《当代诗》杂志谈起…………… \1

## [ 论文索引与摘要 ]

### 2009 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

…… 庞 冬 于晓磊 黄 琪 李俏云 刘 祎 闫 文 \15

### 2009 年新诗研究论文摘要

…… 黄 琪 闫 文 李俏云 刘 祎 于晓磊 庞 冬 \72

## [ 诗集与诗学论著叙录 ]

新诗著作叙录（2008 补遗）…………… 刘福春 \97

新诗著作叙录（2009）…………… 刘福春 \109

## [ 学术会议综述 ]

### 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反思

——“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研讨会述要… 罗小凤 \188

### 中西合璧的诗界仁者

——屠岸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赵 飞 \194

### “跋涉与梦游

——《牛汉诗文集》出版座谈会”综述…… 马富丽 庞 冬 \201

慧心灵工说不尽

——纪念卞之琳百年诞辰清华座谈会录音整理… 孙晓娅 徐 玥 \218

[专题·诗歌与民族文化]

吉狄马加：一个真正的诗人…………… 绿 原 \244

远在天涯 近在咫尺

——读吉狄马加的诗……………

[委内瑞拉]何塞·曼努埃尔·布里塞尼奥·格雷罗 赵振江 译 \246

在吉狄马加的“神奇土地”上

…………… [法国]雅克·达拉斯 树 才 译 \249

意境 视野 韵味

——读吉狄马加的诗…………… 赵振江 \255

雄鹰与太阳的歌者

——吉狄马加诗歌的精神世界…………… 罗庆春 \257

吉狄马加诗歌翻译札记…………… 海来木呷 \270

彝人歌者…………… 保伍木嘎 \272

《吉狄马加诗选》译序…………… [美国]梅丹理 杨宗泽 译 \274

[专题·诗学对话]

“北大诗人”访谈录…………… 罗 晶 \279

每一次记忆的呈现都是灵魂在复活

——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驻校诗人王夫刚对话会… 赵 辰 \289

[书 评]

在美学与历史之间

——读《孙玉石文集》…………… 王东东 \307

骆寒超诗学研究的综合考察…………… 骆 菱 \312

# 诗的现代，诗的古典，诗的原质

——评吴晓东《二十世纪的诗心》…………… 徐 钱 \322

## 向无边的诗歌世界敞开

——张清华《猜测上帝的诗学》简评…………… 王士强 \329

## 重绘与重释的意义与可能：《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

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述评…………… 艾江涛 \333

## 从独特的视点上打量新诗

——评张立群《20 世纪中国新诗与政治文化》…… 张德明 \337

### [ 学术会议与活动 ]

#### 《诗人 翻译家 曹葆华》

(诗歌卷、史料 / 评论卷) 正式出版…………… 何 刚 \342

“与驻校诗人阿毛对话会”召开…………… 庞 冬 \344

#### “诗人的春天在中国”讲座之

“从诗歌中拔出来的语言”在首师大举行…………… 徐 玥 \345

#### “诗人的春天在中国”讲座之

“兰波与诗歌的使命”在首师大举行…………… 李俏云 \347

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在首师大举行讲座…………… 新榕榕 \348

北京师范大学李怡教授在首师大举行讲座…………… 黄 琪 \349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阿毛诗歌创作研讨会召开…………… 霍俊明 \351

#### “当代诗的概念：范围、内涵与阐释”

座谈会在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行…………… 黄 琪 \353

首师大第七位驻校诗人王夫刚入校仪式在京举行…………… 李文钢 \354

#### 诗歌是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答案

——瑞士作家弗朗索瓦·德布律在首师大举行讲座

…………… 张静雯 \356

驻校诗人王夫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讲座…………… 曲建敏 \358

“中国现当代诗歌在法国”讲座在首师大举行 ..... 郑晓琼 \359

[纪 事]

2009 年新诗纪事 ..... 李润霞 薛媛元 \361

# 当代诗的概念：范围、内涵与阐释

## ——从《当代诗》杂志谈起

◇ 时间：2010年9月11日

◇ 参加：孙文波、清平、杨小滨、西渡、阿吾、敬文东、树才、周伟驰、  
林木、蓝蓝、冷霜、胡续冬、蒋浩、孙磊、秦晓宇、阿西、王东  
东、徐钺、孙晓姪、张桃洲

**张桃洲：**欢迎大家来到诗歌中心参加本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的缘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大家手头刚刚拿到的这本孙文波主编的《当代诗》的出版；二是与我这几年关注的问题有关系，这几年我一直对“当代诗”这个概念感兴趣，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回答我关于“当代诗”的一些困惑。大家知道，前些年文波和肖开愚等一些诗人提出了“当代诗”的概念，不久前姜涛在一篇文章里也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表述里，当代诗显然是不同于现代诗的。那么，“当代诗”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性质以及未来走向如何，都是很有必要进行讨论的。《当代诗》这本书的出版恰好促成了此次机会。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朋友，希望能够畅所欲言，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充分的研讨。

**孙文波：**首先我要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程晓红女士，这本书的顺利出版与她的功劳是息息相关的。近来，我一直都在编《当代诗》，在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这本书很快就出来了。这本书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基本上是在我的诗歌理念的框架下来编的。前几天我对桃洲说寻个机会找一些对当代诗感兴趣的朋友们来聚一下，做一个详细的座谈活动。这里要感谢桃洲的热心安排。这本书是前天刚刚印出来的，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最新的。此次相聚并不是为了推广这本书，更主要的是借此机会来谈谈“当代诗”的问题。我觉得，这里说到的“当代诗”，首先是一个文学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借用。它首先是一个文学上的观念，其次才和时间发生联系。我暂且先说这几

句，大家都是诗歌方面的专家，希望能够敞开来说。另外，我还希望大家能够对这本书发表一些建议、意见，使我能够在今后的编辑中把事情做得更好，完善得更好。

**张桃洲：**我听说美术界有一个“当代艺术”的说法，这与“当代诗”的概念或许有些共通之处。据说，人们在谈到“当代艺术”这个词是有所特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有别于传统艺术的，有点类似于我们所理解的先锋艺术？这方面我完全是外行。孙磊，你是这方面的行家，美术界是有这种说法吗？

**孙磊：**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其实在艺术圈里，大约2009年这个时候也专门针对“当代艺术”这个概念中的“当代性”做过一个研讨会。一些主要的艺术杂志以及一些年轻的艺术批评家在那次座谈中，充分地研讨了各自思考的问题，并以文章的形式共享。我觉得“当代诗”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对当代写作尤其是当代诗歌写作是一种全新的解释。这种新的理解和原有的“现代诗”有着一种对应关系，就像“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样。现代诗基本上是在语言内部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代诗则是强调思想与思维逻辑、思维方式的展开。本质上当代艺术是以观念为核心的，有它独特的属性。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有着巨大的区别，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先锋艺术都有一个向前驱动的倾向，而且先锋艺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过时了，当代艺术却并非如此。

**杨小滨：**《当代诗》这本刊物的标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问一下，其中的理念或者说观念是什么？

**孙文波：**我们把“当代诗”作为一种文学概念来谈论的时候，主要强调的是写作与当代社会进程包括思想进程、现实进程的一种关联。谈论到这种关联，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时间或现实层面，而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现当代所有的文化进程，以便于我们在“当代诗”中能够获得更多意义，取得更多的回应甚至是引导。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如果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我希望它能够表现出或反映出更多的新的想法，即拥有一种发现的意味，从而与以往的写作显出许多不同的东西，这些不同并不是以“好”或者“成熟”来界定，而是它的确给人一种新鲜感。后来我又想，“新鲜感”对当代诗的读者来说是不是一个要素？假如作为一个阅读的要素来说，我希望我在编辑《当代诗》时，能够把“新鲜感”作为一个编辑的因素来运用、实施。所以，我希望在发

现新人、新作的同时，能够真正把这种理想贯穿进去，落实到实处。因为现时代的许多写作者，虽然在“当代诗”的时间框架里进行，但很多都非常缺乏发现意味，写出的是极为陈旧的东西，没有新鲜感，简单而粗暴。于是我就希望在这本《当代诗》中能够剔除这些东西，这也是我的初衷。

**杨小滨：**刚才几位朋友讲到了现代、前现代、先锋等一些概念，但在我看来，这些概念也并不见得就是互相排斥的。比方说要求“新”这样一种理念，也是现代主义里面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提倡。庞德引用中国古圣人的话——“日日新”，这也是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而谈到后现代主义，像利奥塔这样的理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起源的一部分，因为要往后的话肯定是要不断地创新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些概念有多么大的隔断或对立。一种能够成立的“好”（这个“好”是美学意义、艺术史上的“好”）的艺术，在我的角度来看肯定是“新”的，能够与过去的、现存的表现方式有所差异的。所以，这点上我非常认同文波的编辑理念。我曾经给台湾编过一本杂志叫《现代诗》，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改成了《现在诗》，我觉得“现在”和“当代”两个概念还是有一定的呼应关系，都是在强调“当下性”。那么从何种角度来看待“当下性”，台湾与大陆的视角并不是特别一致的。即便是同在大陆的不同批评家、理论家看待这个“当下性”，在共识上也是比较弱的。刚才文波讲到了一点让我很受触动，即“当代诗”与现实性、思想性的关联的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我们一般说到“当下性”的时候，更多地关注的是其现实意义和社会关怀的问题。当然，每首诗都可能会有对现实的关怀，但是这种关怀本身如果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对“当下性”的姿态上的一种关注的话，那么对诗歌本身的发展、对艺术本身的创新和推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孙文波：**我再提一点，我其实还有一个很个人化的理念：我觉得那些我们称为经典的作品，其实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我曾经在一篇小笔记中谈道，我们今天读华兹华斯、杜甫，其实他们在今天对我们也是有效的。这就涉及了写作的有效性问题，而谈到当代诗的时候，就存在当代诗对成为经典的欲求，如果我们往这方面来理解的话，这就为当代诗提供了一个很高的门槛。那么写作的参照就会变得宽泛了，也就不是是一种绝对意味上的要求了。对我来说，在任何时候阅读杜甫，我都觉得我是在阅读当代诗。

胡续冬：其实我也注意到，这两年来文波、姜涛等都把对当下写作的命名集中在“当代诗”这个概念上来了。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在我开设国外文学的课程中有时候也会牵扯到对现代、当代、现代主义等概念的清理。正如刚才小滨说的从一个大的观念范型来看，其实我们依然处在如哈贝马斯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状态之中。但是我们确实也有必要去提出一些新的命名方式、整合方式，来完成一个自我更新的程序。

我们在谈论国外当代诗歌或当代文学的时候，会发现它们也存在一个分水岭，然而这个分水岭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界限。就是在高峰期的现代主义时段之后，到当下之间有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带，在这个模糊的地带里只有个别理论家会不加反思地使用后现代的指称来涵盖这个时段，而大部分都是倾向于使用“当代”这个概念。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当代性”并不单是一个时间上的类似于 today、now 等的概念。在我看到的一些国外当代诗歌的选本，不单注重高蹈期的现代主义的“行规”的延续，更加注重当代的一些理论、思想资源的对话的能力，即注重对当代话题的有效回应；另外就是对诗歌写作本体论上的探究，即重新刷新、界定诗歌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界限，被冠以“当代”名称的诗歌更多讨论的是与其他抒写介质、艺术门类之间融汇、渗透的可能性。

在国内的语境下来谈“当代诗”，我们学当代文学的都知道，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代与现代是有一个话语设定和价值谱系优劣的区分的。这套东西被打破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突破口——即用像“当代诗”这样的概念来指称某时段写作的倾向或努力的时候，有可能突破该时段的写作僵局。从 2000 年到现在这十年中，虽然表面上看去活力四射，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 年我在《孤绝的二字方——近十年来诗歌场域的问题》一文中谈道，这期间的诗歌有一种自我的、内部的、无限的分裂，使得相互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少。这里面的问题在于，我们整个诗歌“行当”在经历了 1978 年之后自我活力的重新找寻，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这个“行当”找回了一套“行规”——无论是互相对立的话语形式，还是占有统治性的话语方式，已经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行规”。但是，这“行规”有时候过于强调汉语诗歌在 1978 年之后从其内部生出的中国式的现代诗歌的表达规律，这未免扼杀了新的思考诗歌与当下关系的可能性。假如这个“行当”足够大，该“行当”与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对话的接口足够粗的话，那么这

套“行规”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转换方式，换成一个社会的有效阅读，假如这个“行当”本身的范围在缩小，与社会的接口也是在不断缩小的话，那么这个“行规”就只能是一种内爆式的机制。所以，重新提倡诗歌的“当代性”，或者说用“当代性”的方式对现代汉诗的书写方式作一次刷新，是有着很深远的意义的。打个比方来说，假如诗歌是一个电脑终端的话，它的带宽是非常低的，它与整个文化的互联网之间的链接是非常弱的。那么通过强调这种“当代性”，把这种带宽强行拉大，让诗歌这个“行当”找到一个更宽的接口，不仅增强了诗歌自身的活力，还有效地避免了一个“行当”在经过30年之后“行规”所带来的惰性。而这本《当代诗》杂志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无论是篇目的构成还是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书写活力，都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在诗歌意识自我革新的抱负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这本刊物在我之前提到的关于书写介质的变动性、诗歌本体论的僭越上可能体现得并不是太明显，感觉在体例等方面还是传统的诗刊模式。

**冷霜：**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面用到了一个词叫“当代性”，后来有人专门问我说“当代性”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在当时用这个词语的时候仅是为了区分相对于现代主义的一套。这几年中也陆陆续续地看到了一些关于“当代诗”的讨论，所以在看到这本《当代诗》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期待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命名并不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命名，它一定是希望能够摸索到一些新的边缘。虽然过去的10年是在近30年来中写作上最活跃的阶段，但是在与诗歌有关的观念的更新上进展得并不是特别明显。尽管做了一些努力，但这些努力并不像之前那么清晰，这是与现在的有关写作上语境的变化之大有关系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的一个观感是，如果没有诗歌意义上的更新，那么一直以来民刊的传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过去有一份重要的民刊，因为它集结了一批有着相同的新颖的文学意识和抱负的作者，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看到这本刊物，我想到了10年前的《中国诗歌评论》，因为在内容的设置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摸索新的边缘，希望通过写作找到当代诗新的与现实之间对话沟通的能力，而《中国诗歌评论》出那3册的时候，刚好是大家特别有信心时候，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0年初将近20年的写作，终于把一些写作的意识能够稳定地确立下来并且充分展现出来，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树才：这本刊物在设计上是很朴素的，这其实显示出了一种雄心。但这让我想起一本当年一本叫《外国诗》的刊物，你把它搁在一个地方两三年，都会觉得它是当前时代的出版物，所以这本书在封面设计上的鲜活感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呈现。在我看来，“当代诗”是一个现成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在法国介绍一本诗集叫《中国当代诗选》，“当代诗”就很容易地被囊括进去了，因为它是一个时间描述。任何命名如果过于强烈地和时间粘连在一起，它就事先已经宣告了它内部的布局情况，你就很难再赋予它美学的内涵，因为对于“当代”，大家都有约定俗成的理解。我觉得“当代诗”与“现代诗”显然是有区别的，我们编《中国当代诗选》就很可能从北岛编起，而编《中国现代诗选》就很可能从胡适编起，也可以从艾青编起，甚至也可以从北岛编起，在法语里面当代和现代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所以，“当代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是需要这本杂志不断地编下去，编出什么样的作品，发出什么样的光芒，给人以新的想象才能完成这一概念。“当代诗”作为一个杂志的名字，我觉得很好，但是作为一个诗学理念有点过于现成，它和时间粘连得过紧。强调“当代诗”，在法国诗歌中有这样的概念，活着的诗人无疑就是当代诗人，一个诗人如博纳富瓦现在 80 多岁，但他的诗集仍然是被率先读到的。

对于当代诗的困难，我看到桃洲对 20 世纪 90 年代那个 10 年和 21 世纪 10 年诗歌作过比较分析。我觉得这 10 年诗歌的困难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激发出来的，新的 10 年对我来说有着一一种始料不及的态势，这种态势首先是整个世界格局里文化的追求普遍遭受资本和物质的压抑，中国的国门被前所未有地打开了，我们一下子明白了其他国家的诗人是怎么生活的，其他国家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境况。中国整个社会的境况也被变本加厉地反映在诗歌里面，写作成了生产化的东西，要被当做产品去出售，写作就失去了耐性，而批评领域也不同程度地被贬低为仅仅是发现一个现象，然后把这个现象价值化。我觉得批评在诗歌里面的功能不应该是一种社会化的东西，应该是对诗歌本体的一种研究，或者说帮助读者展开诗人与诗作的阅读空间，研究诗歌本身的功能。法国诗歌中，从瓦雷里进入法兰西学院，一直有一个教旨就是诗歌的功能一定是与社会相关联之后的反映。在我看来，这本刊物之所以叫做《当代诗》，它有一个愿望是应该怎样将当代中国社会、语言、心态通过写作呈现出来。这几年的灾难特别多，在对灾难的表述中，我们重新又发现了诗歌

的社会功能，但我相信自从《今天》创办以来，诗歌并不是想从这方面发展其功能的，并不是为了面对一个大的社会事件，像地震等。虽然地震可写的东西非常多，但我看到的大量地震诗歌中，真正好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这就说明了我們怎样去理解诗歌的功能，即便是自发的写作，写生命写死亡等，也不见得就会写出很好的作品。所以，探讨“当代诗”的功能，千万不要仅仅局限于很具有“当下性”的社会事件，而是真正需要加入诗人个人的生命关怀和体验、想象、真实，以及自身对诗歌本体的理解及知识结构的补充。所以我希望《当代诗》杂志能够通过一些好的作品探讨出一些当代诗写作的困境，甚至可以包含少许外国诗歌的引入，因为题目本身看不到在国别上的限制。

**孙文波：**我们的编辑工作是会不断改进的，比方说我们考虑到从一个国外研究中国当代诗的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来看待中国当代诗的，所以说工作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做的。就如刚才树才谈到的，“当代诗”这个概念确实包含了一种重新命名的“野心”，因为这是与时代的发展和许多事物的变化相关切的。当我们今天来谈论道德的含义的时候，它也会阐释出由于现实生活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及命名的偏移，比如我们现在谈论道德与10年前的谈论已经在表述上大相径庭了。当我们重新认识诗歌功能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本身的功能，语言指向的道德、语言本身的道德等，这都是我们需要重新清理的东西，这也都是“当代诗”不是作为一个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刊物想要完成的东西。“当代”作为一个中介点，既要和过去发生关联，也要和未来发生关联，既想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也想解决自身向后发展的问题，而这些也许可以说是作为一本杂志的“野心”。恰恰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去做出判断，而我也希望能够将这些问题纳入到这本刊物中来，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和呈现，而并非一定要“命名”什么。

**周伟驰：**“当代诗”要作为一个专属的命名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当我们的心中有一种想法和趋向的时候。当我们把一些概念、范畴都抛在一边而直接面对事实的时候，实际上里面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就像前面有人说的要面对当代的一些现实，怎样让诗歌和现实发生关系等，其实也并非容易的事情。当我们的“命名”朝向某一个方向的时候，别的方向的诗又该怎么处理呢？

**孙文波：**“当代诗”并不是一个指标性的要求，而是对于文学本身

所作的一种设想。例如汉代的宫廷诗歌，它在被谈论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修辞的意义之上，也有可能是在诗篇的结构方法的意义之上，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待“当代诗”也是在某一个方面它是一种新的东西，符合我们今天对汉语写作的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当代诗”的存在就是成立的。“当代诗”首先是一个文学概念，其次是与时间发生关联。我之所以强调这个，解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在这方面多加探讨。

蓝蓝：在2005年的一次诗会上，一位诗人朋友非常高兴地拿着一张纸告诉我说：“你看，我刚刚写了一首古诗。”我一听“古诗”，我有些惊讶，后来看到才知道他写的是一首格律诗。今天我们都在讨论什么是“当代诗”，事实上作为一个写诗的人，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本不会去想自己写的是不是“当代诗”。因为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当代人，那么写的也就是当代诗。当然，我也不是说对“当代诗”的问题不进行考虑，我相信其作用还是存在的。至于写作，我们所关注的是自己的所见所感。一些有眼光的批评家在思考“当代诗”的问题的时候，也许会给予我们一种“他者”的视角，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后脑勺。“当代诗”所要考虑的并不是一个命名的问题，不是像“当代艺术”一样从观念出发的取向，也不是一定要拿国外的诗歌来做一种参照，当然也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共时性的考虑，恐怕也不仅仅是艺术表达手法上的考虑。它太复杂了，很难用一个准确的、符合逻辑的、包罗万象的方式去命名它。我觉得从文波讲的建立一种新的标准，创立一种新的存在的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是有差异的写作，要进行一种高屋建瓴的把握，那就是一种设想。而这种设想的角度，应该是会引起别人的兴趣的；而对于写诗的人来讲，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写作的问题。

孙磊：其实文波昨天就和我谈论了一点关于“当代诗”的想法，后来我也思考了一下。我们仍然参照“当代艺术”的发生发展来看，我特别同意刚才胡续冬讲的两个能力的问题，一个就是历史纵深感认识能力，另一个就是对现实社会复杂的、多元的描述的能力。在这里我想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比如说当代艺术的逻辑一直都是颠覆性质的，是反叛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中国当代诗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也几乎是一个颠覆的逻辑，是一个“颠覆——重建——再颠覆——再重建”的方式，而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这种逻辑有些改变，变成了一种“质疑”的逻辑。“质疑”的逻辑不再是打倒什么，比如这

本书中姜涛的文章里谈到的争论，就是一种质疑的方式。今天的诗人在担当的角色上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不再是北岛式的反叛姿态，而是越来越倾向于质疑了。如网络、杂志等媒体在谈论的时候，往往选择的都是一种提问的方式。文波将“当代诗”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可能更多地考虑到了诗歌内在逻辑的变化，而这个逻辑的变化却是不明确的。面对写作，我非常赞同诗人们在诗歌内部的一种描述，也非常赞成在语言发生上、题材处理上的有意识的变化。谈到这里，我想起最近几年蓝蓝、朵渔等非常强调有关社会责任的写作，可以看出已经是与过去“盘峰论争”、口语诗写作等的不同态度了。这意味着过去的逻辑在消失，而“当代诗”的概念与现在的质疑逻辑是相互关联的。

**清平：**面对“当代诗”，很难清楚地说出它具体指向什么，在有的环境下，它可能就是一个确定的时间概念；而在评论家和大众的眼里，它倾向于价值判断。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诗根本看不懂”，这其实说的就是当代诗；另外还有一个属于诗人自己的概念，特别是当代诗人所面对的问题、思考的路径等与过去的诗人不一样，那么这也就会在诗歌中体现出不一样。之前文波讲到杜甫的诗歌，我认为杜甫的诗歌中自然会有“当代性”，但杜甫的诗绝对不是当代诗。因为在杜甫的时代，他们不会去想未来的社会会发展成为什么样，他们只会去想社会如何淘汰、更替，皇帝该如何励精图治等，这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我看来，当代诗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仅面对过去，还要面向未来，那么写诗的方式就应该不一样了。我觉得当代诗人有三个可能性：一个就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说你能重新审视过去的东西，也能重新审视现在的、当下的很多东西，同时你也能预想未来；第二个就是最新的可能性，就是指诗歌写作的修辞、语言，思考社会、人性、生命本体、宇宙万物的路径肯定要比过去的人宽广得多，新得多；第三个就是最小的可能性，就是作为当代诗人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阿西：**作为一个当代诗人，要解决当代性问题，在我看来只有一个路径，即语言和语言方式问题。语言的问题、语境的问题及语言的方式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一个当代诗人能够修炼足够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被认为是朦胧诗时期的诗人，也不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而是属于21世纪独有的诗歌，那么就具有“当代性”。

**清平：**我最近在编一部《中国诗歌》，分为两期，一期叫《2010网络诗选》，还有一期叫《2010民刊诗选》。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诗都写到